



論語徵

天

服部文庫
117
241
5



117
241
5

論語徵士



日本 物茂卿 著

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訕也。仁齋先生曰：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為己甚為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子矣。是不為己甚，可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

論語徵士

卷之

孔子也。則所謂昭昭一撮欲量天地者，亦誰執其能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之士大夫風流可觀，乃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訕身以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訕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朱子采之，夫百所謂道者，謂先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訕身以伸道邪。前外無身，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孔子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山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之。

子待王驩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與此章相發明。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為君子，而後其賢知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卜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亦同意。亦。

言言卷二
不過於韓愈詩所謂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為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為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

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為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為相近。而孟子專以為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為堯舜。則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抵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為子曰字衍也。是原思以

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它章亦有若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為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為桀紂之徒焉。又自孟子好辨。而學者率以言語為教務。欲以言語化人。一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

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焉。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移焉。夫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學者察諸

論語集注 四
弦絃古字通用。割鷄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為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為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人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傳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為道。遂刪之。悲哉。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為說。則何必言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為仁與克己復禮。

為仁同義。訓為為謂者非矣。蓋必人不侮焉。眾歸焉。人信任我焉。為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高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長短也。傳先王之道于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意謂也。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窘

已。

吾豈匏瓜也哉。古來以為苦匏。焦弱侯獨以為星名。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即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為星名。則得以為苦匏。則不得也。且以苦匏為喻。鄙俚之甚。以星為喻。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七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

掌果蔬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為蔬。蒹總名象以命之。已蓋在古言。匏瓜當為二物。以為苦匏則為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為是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為誦餒也。仁齋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定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

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盼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味乎其言之。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占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己。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為大小大事。自謂使我。在孔子時。必與聞之。而發其所自得。一貫之說。以

論語集注
教學者耳。豈不妄哉。六言之蔽。皆在不好學。而泰伯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之。蓋古之學。謂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子曰。若可陷可罔之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文帝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猶得生。乃有死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學為知之事。以仁為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

知之蕩。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禮樂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大氏知者。象天仁者。象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以害道敗事為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為德。當其未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往之氣。剛謂性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此後世議論已。殊不知學則納身

於先王陶冶之中矣。人苟能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椎鑿刀鋸各有其用已。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氏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入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它經之比焉。然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

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在丈夫可以識嬖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為聖賢大訓，而禮樂乃德之則，苟非詩為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周悉不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類，不為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新，辟如繭之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禮樂典誥教法不渝，若不有詩以

為之輔。則何以能應酬事物變化莫盡哉。此詩之用全在是二者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群。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群居切磋。諷咏相為。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則主文諱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怒。此非怨乎。朱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乎詩焉。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皆以興觀群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舊註盡之。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墻而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事。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啻脩身齊家之事。朱子為不曉語意矣。脩身齊家之

事。豈二南所能盡哉。小康大同。不識措語。仁齋亦失之矣。蓋書曰。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二南亦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為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扭佛老之習。誤謂學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為二南之為牆面。皆不得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為人君言之。蓋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已。則以此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真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是其意極言禮樂不可須臾離。

論語卷之
之意耳。然其人不尊信聖人而吾欲以言語喻其人，豈可得乎？要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信之人而以辨言俾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欲溫心欲剛，謬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未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辭而造是言，豈非理學之弊乎？

鄉原。朱子據孟子為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為愿，可謂

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未睹孟子耳。德之賊也，謂賊德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非有德，一鄉之人皆以為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以為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已，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已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聘其知，辨粲然可

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

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古語也。孔子亦唯言求富貴之失，而未嘗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道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是所謂道德也。其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腑，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靳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者，亦非古所謂道德矣。學者察諸。

論語徵注
或是之亡也。或者有也。亡無通。或是之亡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安國妄抵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為廉。蓋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捐。捐或作環。或作矜。占

字通用耳。如鰥矜通用。蓋捐或由鰥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為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

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之。故之。

言言後
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為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

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為言之為益少也。故以禮樂教之。及孔子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為義止是焉。豈知言之為益少也。不可以廣包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愈益以為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塵塵乎一端也。害生於是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為教而發者審矣。夫禮樂

論語集注
十五
事而已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故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己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
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屑之教誨。為是不屑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

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已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不敢違也。况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有此問乎。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止論己仁。齋先生怪其孔門高弟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是不得其解而為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為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為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可

見孔子時禮樂至重耳。故宰我不以它而以禮樂。若後世儒者。何有此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且周禮司燿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皆正義。鄒子周書其義為一。則其為鄒衍等所創。亦未可知也。且其意以為一改火者。豈清明之日邪。本文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

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邪。本文唯言農時一週改火一週。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糯也。穀之甚美者。殊不知在田曰稻。刈穫曰禾。去藁曰粟。去殼曰米。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梁。皆一物也。而稻為糯。粟為秫。類梁為粟中一種。皆後世鑿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之道。

論語集注
乎。夫子之言甚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為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過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為爾。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為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為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予故曰。不識禮。又不識中也。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漢儒雖笨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奕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為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碁教之。或以為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自後世賭博盛行。而諸老先生難解之。乃謂甚言。

論語集注
十一
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以余觀之。博夾猶勝於靜坐持敬者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勇者也。仁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不知孟子言義以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

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可謂謬已。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為似乎。皆昧乎古言之過也。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衆。則惡之。朱子曰。無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逋逃數。辟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為衆惡人所歸會者。大臣訕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衆惡所歸。湊者是衆所賤也。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世人不

解。徒以為居下而訕上。非矣。夫下民怨咨。情之常也。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皆可以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必至為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邢昺以為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微。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朱子曰。微。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微。僥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微。訓伺察。乃朱子以其意為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為道。故善出謀慮為知。後世則以學問為道。故無所不知。

為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為得古意。微以為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為已知者也。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仁齋此言。真理學者流之言哉。大氏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幘。呻吟。以求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殊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與孔子惡鄉原。鄭聲。利口同焉。但孔子

論語卷之五
三
所惡惡害政敗俗者。所關係者大焉。是仁也。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所關係者小焉。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微不孫。訐以亂之。然此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之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已。仁齋不知而為之解。可醜之甚。且自不知其不善者。是無意為不善。聖人豈惡之乎。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事人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迩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殷有三仁。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

其俱在憂亂寧民。朱子曰。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仁齋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為身嫌。故皆謂之仁。又曰。仁實德也。故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為奴而為奴。當死而死。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流涕之意。但去則似於忘君。為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為微子箕子暴白其精誠也。猶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之意。愚按。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在孔子時。必有傳其蹟之詳者。故孔子知其為

仁而斷之云爾。後世朱子仁齋之徒，皆各以己所見以定所謂仁者，而推言三子之心，必合諸己所見者，以解孔子為仁之意焉。是以其說皆雖可聽，吾未知其果合孔子稱仁之意乎否也。朱子所謂至誠惻怛，仁齋所謂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此皆吾所謂各以己所見者也。幸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則朱子仁齋之說，人不能斥其非是也。然律諸管仲而其說窮矣。故知何晏之說優於二家也。且如仁齋之說止，可謂之忠耳。大氏道學者流，率皆以知道自任，競言古聖賢心中之微，典籍所不載者，豈可不謂之

鑿乎。今且據仁字之義，參以論語之文，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為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今之可言者，止於是焉。

柳下惠孔子未嘗以仁稱之，其在論語以逸民見稱。

論語集注
三十一
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孟子以不恭目之亦知者事也仁齋味其言以為非仁人不能言矣是但以其氣象優游不迫而已可謂不知仁而強為知之者也且古所謂知者其知必於仁是以肖於仁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古來以為景公言而仁齋乃謂孔子言下文有孔子行則曰之為景公曰豈不然乎昧乎辭而好奇祇貽人笑耳

齊人歸女樂仁齋先生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膳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

孔子欲見楚王蓋聖人之過也接輿過而歌其辭若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門人錄之見聖人之多助也後世詩學不傳遂以為實譏孔子夫比孔子以鳳豈譏之者乎孔子欲與之言朱註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意以為孔子欲使接輿知出處之道邪古之人各行其意孔子不能強之漆雕開何況接輿乎以為

孔子欲暴已之意邪。天下之人豈可人人而懇乎。可謂謬已。孔子之欲與之言亦知其為佯狂而欲與之言也。接輿之趨而辟遂其狂態也。所以遂狂態者不欲使人覺其為佯狂也。接輿必是姓名。或云姓陸名通。接孔子之輿而歌之。安哉。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言天下人君莫有可與有為者。而欲輔何人以變易天下也。以不必訓與訓亦同義。辟人之人本指人君。可見天下皆是亦指人君也。學者多言天下之人皆無道者。非孔子時語意矣。輹而不輟升庵曰。賈勰曰。古曰輹。今曰勞。

勞即到切。說文。輹。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此說與舊說不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指人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亦謂若使天下人君皆有道。則丘何必欲輔之變易風俗哉。朱註盡之矣。仁齋乃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不欲變易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猶曰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可謂昧乎辭已。凡諸書。天下有道。邦有道。無道皆以人君言之。而所謂道皆先王之道。且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聖人何嘗不欲變易也。仁齋之言。一如未嘗讀書者何。

其曰天下自有道者。本諸中庸道不遠人。而中庸亦指先王之道而言。吁。好奇之失。一至于斯歟。按蔡邕石經。孔丘與下。無曰是也三字。覆下無而子路下無行。夫子作孔子。憚作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朱註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失之。蓋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以何人稱夫子也。子路曰。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朱註因之。而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竊疑孔子使子路述其意。何必然也。福本

似是按蔡邕石經植作置古字通用耳

虞仲朱註以為太伯弟仁齋先生以泰伯死仲雍繼立。又生於伯夷之前。而疑其稱逸民列諸叔齊之下。為是。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非矣。荀卿以孔子子弓並稱而為聖人。則為仲弓也。非朱張也。言中倫行中慮。蓋其言行暗合聖人之倫慮也。倫字見詩正月。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踳。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是必古言。未審何謂。朱子乃曰。倫義理之次第也。如此解書。豈有不可解。

者乎。可謂胡說已竊意。如不相奪倫。是樂有倫。蓋絲以絲終始。竹以竹終始。匏以匏終始。歌以歌終始。各有條理而不紊。是倫也。如人有五倫。蓋父子有父子之道。君臣有君臣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不可得而同。是所謂倫也。道不可一槩論矣。有通於一切者。又有不通於一切者。如可則仕。不可則去。是君子之大義。通於天下者也。如柳下惠之言。乃非君子之大義。焉。然先王之道。亦有若是者焉。辟諸小德之川流。豈是之謂邪。又曰。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亦未足以稱柳下惠少連矣。蓋慮者。委曲以行。不以直

遂也。古聖人之行。亦必有時乎。有之。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柳下惠不直義以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暗合於古聖人之慮也。其斯而已矣。言自此之外。別無可稱者也。孟子以柳下惠為聖人。其過可知已。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可見潔身者。亦古聖人之一德也。唯潔身而已矣。言行皆無可觀。故不曰行而曰身。然其所以廢絕若是者。亦合於聖人之權。故曰廢中權。我

則異於是者。此時孔子隱居不仕，故引諸逸民而明其所以異也。無可無不可者，朱註引孟子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孟子以孔子對伯夷、伊尹，一出一隱言之，言其不拘一端也。而所謂可字，以義之可否言之，豈可以解此章乎？又如聖之時者也，亦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非此章之意矣。此章之意，伯夷已下七人皆道不可行而隱矣。孔子則異於此焉。道大德宏，故在孔子則無道不可行之世也。故孔子之仕，非必以道可行也。其隱亦非必不可行也。晨門曰：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凡此不可，皆以道不可行之。與此章可不可同義。學者察諸按蔡邕石經，其斯而已矣。作其所已乎，則已以同言惠以之也。

亞飯三飯四飯，升庵引白虎通而謂王有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殊不知亞飯之亞，如亞獻之亞，每食皆有亞飯三飯四飯而升庵以四食配四飯，可謂謬矣。特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者三，合為九，故鄭玄謂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謂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則士之祭有亞飯三飯而

論語集注
二十七
大夫以上當有四飯。今有亞飯而無初飯，則知初飯不須侑也。亞飯三飯四飯為祭，奏樂侑尸食之，官者審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未穩。韓愈筆解：施當作弛。朱註曰：陸氏本作弛，福本同。今且從之。祇其解曰：弛，遺棄也。非矣。韓愈曰：不弛慢為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

周有八士。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邢昺曰：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為宣王

時，升庵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皆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張橫渠曰：記善人之多也。是或然矣。蓋與殷有三仁同辭，然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偶得古人一二言，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如此篇周公以下及邦君之妻章，色斯舉矣章是也。後人尊其師傳，故併傳之耳。四乳生八子，亦以伯伯仲仲叔叔季季相並云爾。然世亦有是事，豈足怪乎。且今俗惡雙生，必殺其一。原諸

人情雖古亦然。觀於此則其風少弭邪。君子之所以貴博物也。

論語徵士

論語徵癸

日本 物茂卿 著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皆謂思而求之也。如之何而當合於義如之何而當合於敬如之何而當合於哀是思也。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也。哀也者先王之哀也。後儒短見思作念頭解。義敬哀皆取諸臆。非孔門之意矣。執德不弘。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而大之也。人各異德性所近焉。貴乎執而不失。故曰據又貴修而崇之。故曰弘。信道之篤。德之所以弘也。然道在彼而德

在我故析言之

嘉善而矜不能善對不能指人之有善行者言之善猶能也。仁齋曰嘉善則學進似指善惡之善非矣。尊賢而容衆是大綱容衆之中又能嘉善而矜不能已。蓋子張之言與泛愛衆而親仁合。朱註議其過高非矣。仁齋先生非之是矣。大氏論語記諸子問答者皆答者為是記者之意爾。包咸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孰謂新註勝舊註也。如朱子以大故當絕損友當遠議之可謂吹毛求疵已必以此心求之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者。故君子學貴博惡執一而廢

百豈子張之失哉。讀者之失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註小道如農圃鑿卜之屬得之何晏以為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止。聞邢昺曰止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止無兩用。故止者失也。日知其所止失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曰日者言其自省之亟也。曰月者要其成之辭。孔子曰溫故而知新以教人者言之。子夏祇以學

者言之。故語溫故而不及知新也。後儒求之深也。必欲一言而兼盡焉。其失率爾。

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是訓志為記。蓋志先而學後。今先學於志。故云爾。朱註殊失其序。不可從矣。切問。何晏曰。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未見切字之義。近思。何晏曰。思己所未能及之事。非矣。程子曰。切問。近思在己者。亦非矣。蓋切問如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古之教法也。故師之答於弟子。不盡言之。使思而自得之。是以弟子之於師。苟有所未喻。則以言語左右逼切。以觀其

意嚮所在。如宰我非仁。子貢為衛君之問。皆然。又如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則或問以儉以知禮。豈不然乎。及於後世。師聒其言語。欲弟子之遽信。而古之教法泯焉。朱子又不得切磋之解。古言遂不可考耳。近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舜察邇言。意師之所答。或似卑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仁在其中矣。如孔子是亦為政之意。子夏此時不仕。從孔子而學焉。所學皆先王安民之道。故其自言如是。仁與學殊。然士之所以行仁於世者。必由學而得之。故曰仁在其中矣。後儒不知仁。故其解皆失之。夫博學而篤志。則先王

之道可舉也。切問而近思，則其所以求藏諸身者至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亦此意。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不用其力也。亦孔子何有於我哉？意學者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百工之居肆，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焉。君子之學亦然，亦自不知其道之集于我焉。主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不學也。朱子以致為極，昧乎字義矣。亦以不奪於外誘，當知所務為說，抑亦未已。

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本謂細民也。細民之過可得

而文，以其在鄉黨閭巷之間，人孰知之也。君子本在位之稱，顯顯君子，邦家之望，其過如日月之食，過則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日月亦有食之，君子何必無過？改則衆皆仰之，故改之為貴。雖在上位，其猶為小人也。必文其過，以其心如細民也。雖在下位，其能為君子也。過則改之，以其學先王之道以成長民之德也。是亦操心大小之分存焉。後儒不知是義，以誠偽論，抑亦未也已。

仁齋先生曰：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之著也。其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著，自是

如此有味乎其言之雖然何啻盛德之人獨然哉君子體仁履禮而由義在上者皆當如此學道者亦皆當如此程子曰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皆宋儒之失在不知聖人焉吁是未足以為聖人也古之賢者皆爾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此孔子大車無輓小車無輓意段使孟子知是義則好辨之失不若是其甚也已後世惟浮屠尚能窺是意其言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古時人善解古語如此晏子春秋以此為晏子之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晏子誦之子夏亦誦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為教是所謂德也君子先立大者故專力於大德有子曰君子務本者亦此意若欲必盡夫小者則有時乎失其大者故曰出入可也所以曰不能不踰閑者則非盛德之士不能也古之君子務其大者若是是求可以觀孔門之學也宋儒之不識大者也惟精是求

論語集注
故以此章為有弊已。仁齋又曰：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依舊亦宋人之見哉。且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謂之小人哉耳。亦未嘗惡之也。且小德何啻信果哉。本之則無言求其本則莫有也。本者謂先王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王之立道，其意本求以安天下後世故也。後儒以性命之奧為本，非孔門諸子之意矣。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咸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邢昺曰：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

故先教以小事。朱子曰：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是包邢失乎。孰字，朱子昧乎。倦字皆不可從矣。蓋言君子之道，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所後倦，傳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能堪而教之。人有敏不敏，道有淺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朱子訓類，非矣。升庵外集，蘓子由云：如瓜疇芋區之區，仁齋曰：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汜勝之為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

若草木是說得之。蓋其次弟等級。炳如丹青也。焉可誣也。言以不堪為堪。教以其大者。俾門人小子肆言其大者。則是誣人也。君子之道。安可如此乎。上言君子之道。量其人教之。此言君子之道。不誣人。二君子之道。意自不同也。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故曰其惟聖人乎。言其不可以望門人小子也。朱子以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為說。仁齋以本末俱舉。兩端竭盡為說。皆不得其解者耳。夫扣兩端而竭之。孔子所以告鄙夫也。是豈難事而常人所不能哉。此章朱子以為大小學之序。大小學自其所見。

耳。孔子時豈有之乎。仁齋乃言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而以焉可誣也為君子之道。昭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是亦昧乎誣字之義矣。誣豈掩藏之義乎。蓋子游之意。以子夏之倦於教規之耳。故子夏答以弟子之不堪而倦焉。可以見已。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朱註盡之矣。優有餘力也。言仕而官成。雖有曹事。亦所優為。是有餘力。可以學焉。學而業成。雖有未成者。亦非歲月之可能卒。則可以仕焉。仁齋乃引是亦為政。而曰仕不必學。學不必仕。真亂道哉。

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古人之解經簡而能盡，誠非後人所及哉。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意，止云者，聖人之心，至於其致哀而止，不必過求其它也。凡致字之義，皆謂使其自然至此之極也。非我推而極之也。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至。聖人之心，是為極處，不過求它，故曰止。朱子昧乎喪字致字，故以行喪之人言之，以推極言之。又以子游為簡略，細微之弊，不亦謬乎。

子張才識高朗，能勉強為難及之行，而其於仁也，未能成德，故曰難能也。其未仁也，猶如仲弓之未仁也。

後世據子游之言，以輕詆子張，非也。蓋子張之難能也，亦子貢廬冢上六年之類耳。朱子以為少誠實惻怛之意，夫有誠實惻怛之意，烏足以為仁乎。堂堂乎張，亦謂其威儀之盛，規模開廓，有難及者也。如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亦言威儀之盛。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者，子張氏之賤儒也。是譏末流焉。由流求乎源，則子張可知已。難與並為仁矣者，言使己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焉。亦見曾子所畏，不啻子路也。未仁與為仁，不同義。觀於孔子答諸子問仁，唯顏淵子張以天下言之，可見其才大。

論語集注
已然孔子未嘗規以篤實忠厚之事。則亦其非不足於此者審矣。宋儒動求諸心。故以威儀為粗迹。遂謂子張專用心于外。所以未仁也。遂訓師也。辟為便辟。夫威儀之盛。豈便辟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是其九經之首。豈非為仁之本乎。子張之堂堂。豈病乎。大氏後儒昧乎為仁字義。所以差也。古時師之教弟子。弟子之所從事。皆各以其性所能焉。然後世道學先生。則各立門戶。設宗旨。以己所見。強之孔門諸賢。何其自高之甚。以至奪夫孔子之權也。噫。仁齋又論此章之義曰。知道之人。易得有德。

之人。難得。殊不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非知道之難。非孔子不足以當之邪。君子哉。若人。亦足以為有德之人也。已。

人未有自致者也。言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焉。敬至焉。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是獨雖不假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己之哀情自然來至也。

孟莊子之孝也。仁齋先生據中庸。以繼述為孝之至。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又據此。而以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必為父之善者。泥矣。獻子魯之賢大夫。則仁齋先生之解此章為得之。然必以父之善言之。則安知仁

言言集卷之九
九
齋先生之言。不為世之嗣主喜。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口實哉。學而篇所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亦古言也。孔子並引古言。示學貴博。貴不固也。君子之不執一而廢百也。一則言彼。一則言此。並觀則道生於其間焉。古之學為爾。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也。情謂獄情也。朱子曰。情實未是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曾子特言此以深警陽

膚者已。惟刑之恤哉。雖盛世亦然。

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衆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衆惡人所為惡。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舊註皆不得其解。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在上者言之。君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得而掩焉。是子貢之意也。有德之人。在上之器也。故亦謂之君子。故有德望者。其過也。亦猶若是焉。後世註家皆得其旁意耳。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獻足徵也。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文足徵也。賢者所見大，故能識其大者；不賢者所見小，故能識其小者。文武之道，禮樂也。禮樂不言，在默而識之。故賢不賢異其識，古之道也。識謂能名言之也。如識人知人之分，朱子識音志不必爾。賢不賢皆識之，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不賢皆可師，故孔子何常師之有。仁齋曰：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媿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不曰堯舜而曰文武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此等之言，皆失之粗已。彼專以講說為學，而不識古聖人所謂學焉。誤讀中庸，以為親義別序信盡乎道也。殊不知子貢所謂學者，謂學禮也。道者，謂禮樂也。識大者，識小者，亦謂禮之大者小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謂周禮樂未亡也。若以極天罔墜為未墜於地者，則子貢之不長於說辭也。夫武者，周先王也。孔子為周臣子也。故曰為東周也。如所謂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

論語集注
者則孔子之於展禽臧文仲。或是可已。安可以稱之於文武乎。親義別序。信達道也。豈可以盡於道乎。子思作中庸。與外人爭也。豈可移其意以解論語哉。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誠哉是言。七經具存。千載學者。不知聖人之道。亦不得其門而入。故耳。近世諸老先生。多以孟子解論語。亦未知孟子與外人爭者也。豈足以解門內之言乎。其解經皆以理而不以道。可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已。其專心四書而忽略六經。亦坐是故耳。按蔡邕石經。譬之作譬諸。

仲尼日月也。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親孔子。不帝君父也。不爾弟子而譬其師。日月也。人孰信之。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則子貢之不善於說辭也。連前後三章。子貢贊孔子者至矣。故以此終之。

多見其不知量也。何註以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昺疏據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駁清醑多。皇恩溥洪德施。

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為適。升庵曰。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多。亦一証。

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朱子因之曰。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仁齋曰。曆數者。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也。在爾躬。謂財成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是也。古書誠艱奧。然二說皆如謎。豈有之哉。且仁齋財成輔相之解。亦高妙哉。唐虞時。豈有是言乎。蓋古先聖王之道。以奉天為本。故堯典無它事。唯有欽若昊天。授民時耳。舜典天叙天秩。天工皆稱天以行之。羲和以天官

分主四嶽為方伯。夫唐虞夏之道一矣。故左傳呂覽合稱二典三謨為夏書。孔子曰。行夏時。此在堯舜時。其所謂歷數者。政治之道盡是焉。故孔子所謂夏時。不帝指建寅一事已。歷數人所作。而曰天之歷數。亦猶如天叙天秩焉耳。四嶽即百揆。舜為百揆。日久既已躬任其職。故曰在爾躬。語已往也。允執其中。謂踐帝位也。古來相傳執無過不及之理。非也。蓋執中猶云執樞。古訓皇極為大中。是亦漢時自古相傳授之說。不可非也。古先聖王欽若昊天。以臨民。上有天下有民。而天子立其中間。握其樞柄。是所謂皇極也。故

古謂踐帝位為執其中耳。不然。子思作中庸書。援引具至。何不一援堯舜授受之言。以為根本也。若從舊解。以為執無過不及之理。則上下文執大不相蒙。豈有是理乎。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何註憤憤。朱子得之。堯授舜。舜授禹。惟奉天敕戒而已。孔子告顏淵為仁。唯以脩身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儒必欲得一微眇之言。如道德仁義者。以見孔子所祖述。是自理學者流之見陋矣哉。仁齋又據此章及荀子道經之言。而以大禹謨危微精一為漢儒偽作。是其人深信孟子。坐是故不復留意於書。徒以朱子解解書而譏之耳。蓋民心可畏。如朽索之馭六馬。故曰人心惟危。導民心於其微。不於其著。庶可以保其治。故曰道心惟微。精者靜也。治天下者。務清靜專一。不敢輕忽。以踐其位。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味荀子之文。其意亦如此。而所謂道經亦夏道篆文相近。故誤耳。夫荀子儒者也。豈援老墨之書邪。故尚書所言亦惟敕戒之言。其實與論語所載莫有殊者。故曰舜亦以命禹。豈如仁齋拘字數者比乎。孟子譏子莫執中。可見中之不可以執言也已。

皇皇后帝。孔安國曰。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

也。朱註不引此，故詳焉。帝臣古註以為桀，朱註得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晏曰：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得之。朱註：所富者皆善人，雖聖世豈有是理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朱註：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得之。孔安國以誅管蔡用箕微解之，殊為不得乎辭矣。脩廢官，仁齋以古者世官子孫相守解之。古誠有之，然豈可引之於此乎？且古之世官亦謂有司耳。春秋譏世官，則公卿大夫不世官，古之道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訟。仁齋曰：此

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而誤再出歟，可謂善讀論語已然。又烏知其非孔子別有所言而與答子張者相類邪？至於其以論語無公字而駁宋儒，則懲羹吹齋者比已。宋儒所謂天理之公，其原誠出老莊之見焉。然聖人豈惡公邪？無偏無黨，皇極之敷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非公乎？君子之道，惡執一而廢百，故宋儒拈一公字與仁齋惡公字，其失適相同也。

五美。仁齋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為美也。得之又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二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三者修身之要。修身即治民之本。亦得之。但欲仁而得仁。亦治民之要。彼不得其解。故云爾。欲仁而得仁。即求仁而得仁。謂求仁人而得之也。凡所求之切。皆可以為貪。但求賢無貪之失耳。後儒皆以為仁道。是則學問何待從政而後言之乎。且究其說。亦宋儒一事之仁。古莫有是說。不可從矣。或曰。孔子少許仁。而今曰求仁人而得之。則何仁人之易得也。是則不然。

如欲仁而得仁。及答子貢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占語。而孔子誦之。故亦不深拘耳。從政貴得人。故云爾。不戒視成。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蓋不它是視。而唯成是視。故曰視成。或以督成解之。視豈有督義乎。慢令致期。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虛字不可解。朱子曰。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刻。期。約。期也。而止言致。期。刻。期也。則無致字之義。蓋慢者。怠慢也。令者。如三令五申之令。其所以令申之者。不勤而俛民怠於其事。不覺。

通期是有故陷民于刑意故謂之賊致者使至也謂使民不覺至期也如不戒視成則絕無告戒之事况令申乎唯視其成耳是其意為暴惡故謂之暴凡如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其與虐殊者以其殺之謂之虐暴不必殺稍輕於虐耳朱子以卒遽無漸解之非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為天子為公卿為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此不足以為君子也蓋君子者為上之德也以君命為悅者為人下者也君子則不然也稟命於天焉以

其所傳先王之道也是其大者而吉凶禍福不待言也先儒多以吉凶禍福言之抑亦未已禮者德之則也故不知禮無以立立者立於道也先王之道其可守以為則者禮已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先王之法言猶規矩準繩也夫非規矩準繩何以能知方圓平直哉非此而知亦目巧耳皆取諸其臆者也取諸其臆則人恣其所見有何窮極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所知合於道故知人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德行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為之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己孟子知言知它人之言也觀於孔

子聽訟吾猶人也。則知它人之言。聖人亦不敢言。吾能之矣。夫聖人所不敢言。能之。而孟子能之。豈理乎哉。故知孟子之非也。先王之法言。在詩書。而先王之詩書禮樂。君子所以學也。上論首學與知命。而下論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意也。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學者聖人之道所在也。聖人之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君子之道。歸重於天。與聖人者。無適不然焉。論語之所以終始。可以見已。按註疏本。此章作孔子曰。朱子本作子曰。

論語徵癸

